

那多 经典悬疑作品

巫师头骨再现远东，传递世代诅咒，女优、甲骨专家纷纷殒命
弗洛伊德、茨威格、达利、斯文·赫定
密谋的杀人实验，仍在继续……



碎骨

BONES

那多著



甲骨碎

那多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那 多 2012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甲骨碎 / 那多 著. -- 2版.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2.8

ISBN 978-7-5470-1959-7

I. ①甲… II. ①那…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7204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2mm × 204mm

字 数: 168千字

印 张: 8.5

出版时间: 2012年8月第2版

印刷时间: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亦言

特约编辑: 张 燕

封面设计: 刘 军

ISBN 978-7-5470-1959-7

定 价: 21.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23284627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C 目 录 Contents

Chapter 01 龟甲信 001

“砰”！锤重重落在桌上，台下一多半的观众都惊讶地张大了嘴。主持人露出属于他自己的笑容，带着一点狡猾一点得意。他移开锤子，下面的龟甲已经碎成了许多片。

Chapter 02 预言 022

饕餮玉戒又转动起来，巫师头骨、甲骨文、龟背信、在他面前走向死亡的陌生女人。毫无疑问他等待的送信人已经不会出现了，某些疑问现在成了了解不开的死结。

Chapter 03 通往内心的实验 044

一直到今年年初，农历新年的鞭炮声中，韩裳忽然又一次看见了聚会画面。这次略有些不同，一个中年人站在弗洛伊德的身边。他就是斯文·赫定。

Chapter 04 试应手 069

停在隔离栅栏前的是辆正在收起敞篷的蓝色宝马335。让保安一时没有板起脸的另一个原因是，这辆车的两扇前门上，不知是镶的还是贴的，有泛乳白色象牙光泽的浮雕龙凤。

Chapter 05 每个人的弱点 **095**

“别太重啊。”孙镜叹了口气，把她横抱起来。轻盈得让人心动，然后，体温就传了过来。自己有多久没这么接近一个女人了？

Chapter 06 宿命 **119**

“我所学习的称为傀儡术，放松身体，不要害怕。”他说着，伸出右手，捋起食指和中指朝对面听他说话的女人一指。

“倒！”他喝了一声，话音刚落，那女人就扑倒在地上。

Chapter 07 赫定的新战场 **149**

褐膏一触舌头就化了开来，异常鲜美的味道从舌尖一路蔓延下去，让孙镜下意识屏住呼吸，想让这从没有尝到过的绝妙滋味多保留片刻。

Chapter 08 不祥的预兆 **171**

“司机按喇叭会给人造成心理压力，压力累积就会有创伤；路口闯红灯的人拥有许多追随者，其中的倒霉蛋有朝一日会死在因此产生的交通事故里；看见小偷偷窃的时候大喊一声或许会让失主挨刀。任何举动都有可能带来伤害，我想说的是，伤害是常态，它总在发生。”

Chapter 09 风暴

197

“我勉强迎风往前看，那东西就站在门口。他穿的像是件黑风衣，全身都遮住了，风帽下面就是那个脑袋，全是骨头的脑袋。两个眼窟窿对着我，我想他是在看着我……”

Chapter 10 兆纹

237

这是个高三足铜鼎，在旁边还有个 smaller 鼎，小鼎之侧有张方桌，上面竟横卧着一头小牛。

The end 尾声

261

“总有一天，你会玩死自己。”徐徐喃喃说。

Chapter 01 龟甲信

“你们有最后的机会，收回自己的东西。否则待会儿被我不小心打破了，呵呵，就算是假东西，也还是有价值的嘛，到时候心痛就来不及了。”

“寻宝奇兵”节目的主持人嘴角带着让人心惊肉跳的浅笑，举着锤子晃来晃去，仿佛随时就要砸下去。

胖子低头看看面前桌上自己带来鉴定的藏宝。

那是片灰黄色毫不起眼的甲片，和旁边别人的瓷瓶瓷碗在卖相上完全不能比。拿在手里面，也是轻飘飘的没分量。胖子肥嘟嘟的手指摩挲着甲片上的刻痕，仿佛下定了决心，又把甲片放回了原处。

台下的观众见胖子这番作派，都在心里笑。电视台的镜头前面，装也要装得豪迈一点，怎么人一胖，胆子都会变小。

主持人慢悠悠踱着步子，手里握的金锤已经举到半空。他在胖子面前停下，对他笑了笑，眼角却往左边偷偷瞄过去。

左边是个大块头的鱼戏莲青花瓷瓶，放在桌上修长的颈子高过了主人鼻尖。那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戴着眼镜背着手，表情笃定。

“今天现场的宝贝都很有意思，对我也是个挑战。比如说这个龟甲，我一锤子下去，说不定还砸不坏哩，那可就坏了招牌啦。”

主持人一边说着，一边锤头慢慢往上抬。现场的灯光很亮，一瞬间反出的金光让胖子眯起了眼睛。就在这时候，他听见锤在面前划过，带起“呼”的一声响。

“砰”！

锤重重落在桌上，台下一多半的观众都惊讶地张大了嘴。

主持人露出属于他自己的笑容，带着一点狡猾一点得意。他移开锤子，下面的龟甲已经碎成了许多片。

导播室里早笑成了一片。

“快快快，二号机对准胖子，拉近，面部特写。”导播叫着。

“林哥真是绝，耍人耍出境界来了。要不是早知道，我都会以为他要砸旁边的瓶子。”脸上长满青春痘的女实习生捧着肚

子，表情夸张。

“虚虚实实，都把兵法搬到主持节目上来了，林哥牛啊。噢，快看胖子的表情，他真惨，哈哈哈哈哈。”

被拉了面部特写的胖子又像哭又像笑。他努力要露出些不在乎的微笑来，可是却忘了自己正紧紧咬着下嘴唇，互相冲突的动作让两颊上的肉一抖一抖。

主持人拍拍胖子的肩膀，叹了口气说：“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来了你就得有心理准备。听听我们的专家怎么说，东西没了，长点知识带回去，也算没白来一次。”

胖子开始回过神来，用手一块块摸着碎了的甲骨残片，嘴里只是说：“怎么会是假的呢，不能是假的呀，不能是假的。”

“是不是假的，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得听专家的。”

主持人手往专家席一挥：“今天我们请来了甲骨文和青铜器专家钟鼎文先生，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件甲骨为什么是假的，我们该怎么来识别真假甲骨。”

坐在专家席里的一个五十多岁男人用手把鼻梁上的镜架向上推了推，咳嗽了一下清嗓，慢条斯理地说：“甲骨造假在从前非常少见，但是近几年甲骨文物的行情往上走，造假的就开始多起来。其实真正的行家不会上当，因为历来出土的甲骨，特别是像今天现场的这种比较完整的有字龟甲都流传有序，不会突然冒出一件从没出现过的东西。”

“不会的。”胖子猛然打断钟鼎文的解说，“我请了朋友看过的，他说是真东西。”

“但你的朋友不是专家。”主持人可不是第一次碰上这种情况，他又走到胖子身边，打算再说些什么把他暂时安抚下去。

“不，他是专家。”胖子固执地嚷嚷，同时扭头往台下自己的亲友团方向看去。

藏宝人的亲友团都坐在观众席前两排。胖子的亲友团只有一名成员，是个看起来近三十岁的削瘦男人，五官的线条有些阴柔，表情也郁郁的没多大精神。

这时他从第二排站了起来，眼神从主持人脸上飘过，落到钟鼎文的身上。

“我之前的确鉴定过，钟老师是不是再看一看。”他的口气轻描淡写，好像在鉴定甲骨的专业里，他和坐在专家席上，年纪大了他将近一倍的钟鼎文有同等身份似的。

导播室里已经喊停，导播的眉头皱了起来。

“怎么有这种不守规矩的家伙。”青春痘实习生拉开通往现场的门就要跑下去。

“等等。”导播在她身后说。

“你……”

现场，主持人只说了个字就忽然住嘴。他常挂在脸上的笑又变了另一种形态，这回稍稍显得不太自然。他把目光从突兀站起来的男人脸上收回，扭头往专家席方向看。

“孙镜？”钟鼎文脱口而出的声音通过别在领口的麦克风清楚地传到了现场每一个人的耳朵里。他用手按着桌子，慢慢站起来。

席上的其他古董专家有些认得孙镜，不认识的看到钟鼎文站起来，也明白过来。看样子孙镜也是甲骨圈的人，而且是有点分量的人。

“这东西你看过？”钟鼎文的表情严肃，摘下麦克风从专家席后面绕了出来。

“是看过。”

“这件龟甲留了大半块，之前不见于任何记载。你知道这种情况是很罕见的，而且从字型 and 刻痕上看和已出土甲骨有些差异，背后的凿痕也不对，你怎么会认定是真的……走眼了吧？”

说到最后一句，钟鼎文不禁笑了笑，不过他随即收敛了表情，打算再看一眼碎片。

“大辛庄。”

孙镜只说了三个字，钟鼎文的步幅就突然加快，急走到碎片前，低头去看。

“零三年公布的山东大辛庄考古发现，是第一次在殷墟安阳之外发现商代的甲骨。字型和安阳的略有不同，但……钟老师你应该也研究过的吧。”

孙镜一边说一边往台上走，站到胖子一侧，看着蹙起眉头的钟鼎文。

主持人脸色已经难看得很，笑容是一点都瞧不见了。可他马上又挤出点笑，低声说：“孙老师，孙老师，你看这事是不是先放一放，我们把节目先正常录完。”

胖子立刻大叫起来：“怎么可以先放一放，我的宝贝被你一锤砸烂了，这是真东西，是真东西！”

下面已经嗡嗡闹响起来，几乎每个观众都在和旁边的人咬耳朵。主持人看搞不定台上的几个，转过身来，要对台下说些什么。他眼睛一扫，突然吓了一跳，赶忙把胖子和钟鼎文的身影挡在后面，用手一指大声说：“那一位，请不要用手机摄像，立刻停下来！”

旁边的一个摄影师得了主持人的眼色，三步并作两步扑过去。

钟鼎文可管不了越来越乱的现场，这片甲骨本缺了小半，上面还残存了六七个字，现在被主持人一锤下去碎成了许多片，他一阵划拉，好不容易找了一片有字的，拿到手里细看。

孙镜就站在弯着腰的钟鼎文面前，周围的人有的焦急有的惶恐有的好奇有的兴奋，他却仿佛事不关己，表情依旧挺悠闲。但是嘴里说出来的话，又在狠狠搅动着乱糟糟的局面。

“考古队挖出来的大辛庄有字甲骨都公布了，就那么不多的一点。但谁都知道既然那儿出土了这么些，地下肯定有更多藏着的。这几年当地的居民都在挖，这事情谁都管不住。”说到这里孙镜笑了笑，“听说有挖出东西偷偷卖掉的。”

“我就是从一个走山东的古董贩子手里收来的啊。”胖子捶胸顿足，又抓起几片碎骨头，给早围上来的其他三个藏宝人看。

“瞧瞧，瞧瞧这东西，能是假的？不能是假的啊。”胖子像在拉救命稻草，能拽几根是几根。

那几人都皱紧了眉头，纷纷叹息着，却睁大了眼睛满脸泛起红光。

“我刚才就见了，这土色，没几千年沁不出来啊。”

“那可说不准，现在做假的手段叫一个高。不过甲骨这东西还算是冷门，要费工夫造这么真的假，倒也少见。”

“看看这背面的凿痕，正面的卜纹。”笃定的女人说着又把碎片凑到鼻子前，仿佛能闻出烟火气来，啧啧了两声，瞅瞅钟鼎文又说了半句，“我看这东西哪……”

钟鼎文猛地抬起头，冲女人就问：“看样子你们都懂甲骨？”

“您懂得多。”女人笑笑。

“钟老师怎么看？”孙镜问。

钟鼎文不说话了，摸出放大镜，又看。

导播室里已经安静了好一会儿，他们没人懂甲骨文，只能看着屏幕上钟鼎文的表情变化。导播的心情沉到谷底，他知道出事了。

“我就说这钟鼎文不太靠谱，制片非要用他。”编导小声嘀咕。

“唉呀，这场地我们只能用到三点钟，这样下去录不完了怎么办？”青春痘发愁。

“现在是录得完录不完的事吗？”导播扭过头恶狠狠对她说，“赶紧打电话让制片过来呀！”

“冲我发什么火。”青春痘背过身去撇撇嘴，摸出手机往外走。

钟鼎文又把碎片反过来，看背面的凿痕，掂着龟甲的手指有些发抖。

“钟老师怎么看？”孙镜又问，语气缓和得让钟鼎文想把龟甲扔在他脸上。

之前怎么就能肯定是假的呢，的确没往大辛庄的方向多想。但也不应该啊，真是见鬼了，现在越看越觉得……

钟鼎文心里许多个念头上下翻腾。看他顶起镜片用手背揉眼睛的样子，再迟钝的人都感觉出来他的狼狈。

“大辛庄的东西我从来没听说过有新出土的，这东西很可疑。这应该是个‘母’字，但和大辛庄龟板上的‘母’字比缺一横画，凿痕又只凿不钻……”

钟鼎文絮絮叨叨地说着，顶着胖子恶狠狠的目光，努力要把手里的龟甲说出足够多的破绽来。主持人站在旁边，不断点头，发出“嗯”、“嗯”声配合着。

孙镜听了一阵，忽然出声打断：“钟老师？”

“啊？”钟鼎文停下来，做好了全副的准备，打算应付孙镜

的问难，好保住自己的名誉。

孙镜向他露出仿佛温和的笑，说：“看起来钟老师的意见和我有分歧，那就多找些专家一起研究一下好了。”

钟鼎文张大了嘴，喉结滚动了几下，却始终没能把“好”字发出声来，像条砧板上的活鱼一样呼呼喘气。

主持人恨得用手按着额头，闭上眼睛哼出沉重的鼻音。

“砰！”

观众席最后面的导播室门忽然被重重推开，导播“腾腾腾”一路跑到台上。

“我们去小会议室谈。”他压着嗓子说。

一个多小时后，孙镜和胖子走出电视台的大门。拐过两个街角，在一个小弄堂前停下脚步。

“有没有考虑过改行当演员？你做魔术师真是屈材了。”孙镜对胖子说。

一张愁云惨淡的胖脸在这句话后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笑得两条眉毛都飞了起来。

“魔术师本来就要会演，否则怎么转移观众的注意力。不过你的建议我也可以考虑考虑，哈哈。”

“如果他们拿录像细看的话，会不会有问题？”

“不会，摄像机好骗得很，我注意着机位呢。放心，他们的赔款一到账我就划给你，下次有这种好事还要叫我啊。那些龟甲



怎么处理？”

说着胖子把装着龟甲碎片的锦盒递给孙镜，左手的袖子一抖，另一块没碎的龟甲滑了出来。

孙镜没伸手接。

“都扔黄浦江里去吧。”他耸耸肩，和胖子挥手告别。

这里是最繁华的商区，孙镜没走几步，就有个女乞儿斜着冲出来，抱住了他的腿，旁边的行人立刻绕开。

孙镜低下头去，乞儿抬头看他，嘴里飞快地说了一串讨钱的话。他没给她任何表情，只是盯了她几秒钟，又抬起头往前走。乞儿被向前带了半步，立刻松开了手，她知道有些人不管怎么抱都不会有效果，还是换一个继续营生吧。

只是孙镜又走了没多远，就听见有人在背后说：“有钱人总是这么吝啬？”

他皱眉立定回头。指责的是一个戴着墨镜的女人，很年轻，留着短发，长得挺不错，如果墨镜后的眼睛不太难看的话。

“的确有很多人会给钱，那样就能买到自己的同情心或者别人的自尊心。还有，我不是有钱人。”说完这些，孙镜就打算继续走自己的路。

“不是？我看不见得。”

孙镜笑了：“美女，你这是在搭讪吗？”

说完这句话，孙镜有些惊讶地看到，面前的女子并没被呛得扭头就走，反而露出洁白的牙齿，给了他一个完美的笑容。

“我想你总比我有钱，对不对，你可是刚赚了笔。”

“什么？”孙镜的第一反应就是装听不懂。

“先前我也坐在观众席，就在你后面几排。表演真不错，那胖子哪儿找来的？”

孙镜的眼皮垂下来，只露出一条缝，好像下午的阳光太强似的。他抱着手，右手无名指上的饕餮纹古玉戒指慢慢转动着，看起来有点神奇，实际上是因为藏在手掌里的拇指正在无意识地拨动。

“让我猜猜你都是怎么干的。看钟鼎文的样子，他自己也觉得被敲碎的是真东西，是之前看走眼了……还是他看到的其实不是同一件？很经典的招数，什么时候把东西换掉的？那个胖子干的？”

她究竟想干什么，孙镜在心里飞快盘算着。而且，他越来越觉得面前的女人眼熟起来，但她的墨镜实在很大，让他一时难以辨认。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孙镜继续否认，他可不是经不得吓的菜鸟。

“国内的甲骨现在卖不出真正的高价，没有关系又很难把甲骨带出国。那块比较完整的龟骨虽然看起来价值高，但实际上很难变现，你现在先拿一笔赔偿，碎了的粘合修补一下又更容易出手，怎么算都划算。”

孙镜耸耸肩，一副无所谓随你说的话样子。